

詩經

二雅

選評

生民之什故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

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周之始祖其配高辛氏帝焉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也姜嫄之後有

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傳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無子傳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求有子

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禮去季禮後祀率

诗经二雅选评

王守民

著



诗 经 二 雅 选 评

王守民 著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陕 西 省 新华书店 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 315 千

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5613-0237-1

G·216 定价: 5.90元

前 言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诗经》包括三百零五篇作品，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建国以来，专家、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诗经》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一扫昔日经学家所散布的层层迷雾，成绩卓著。但是，总的来看，学术界对《风》诗评论较多，对《雅》、《颂》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雅》诗应该进行深入的讨论。

《雅》诗包括《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共计一百零五篇。从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十类：一、史诗；二、政治讽谕诗；三、战争诗；四、人民疾苦诗；五、贵族怨愤诗；六、婚姻爱情诗；七、农事诗；八、狩猎诗；九、宴饮诗；十、颂德诗。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诗篇。从反映历史、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来说，《雅》诗比《风》诗更有广度和深度。从艺术上看，《雅》诗也比《风》诗更趋成熟。

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夏、商、周三族都没有形成象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规模宏伟的民族史诗。但是，在《诗经·大雅》中，保存了一部分周人歌颂本族历史和祖先业绩的诗篇。《生民》、《公刘》、《緜》、

《皇矣》、《大明》等叙事诗，以一定的史实为依据，叙述了周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讴歌了周族的英雄人物和开国创业的祖先，描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反映了史前时期和奴隶制初期周族所进行的生产斗争和种族斗争。所以，我们把这些以历史为题材的周族叙事诗称为周族史诗。

根据史诗叙述和史书记载，周族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大约在夏朝后期就定居在西北黄土高原。其始祖是姜嫄女神履帝足迹所生的后稷，他发明了谷物种植，周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定居在有邰（今陕西武功县境内），从此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传至第四代公刘，因为受到东方部族的威胁，便迁徙到渭水以北的邠地（今陕西省邠县旬邑县一带）。传至第十三代古公亶父，由于遭到北方戎狄的侵扰，又迁居在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二县境内）。这个时期周族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机构。经过古公亶父、季历、文王姬昌祖孙三代的惨淡经营，周国在殷商末期已发展成为西方大国。文王死后，武王姬发联合诸侯推翻了殷商王朝，建立了统治全中国的西周政权。周族从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伐纣取得胜利，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在这期间，周族迁居周原，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对周族的发展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史诗中可以看出，周人创造了本族的历史和文化，为后世留下了研究周族的珍贵材料。周族在后稷时就有了农业生产和各类谷物，公刘以后又有了金属加工、皮革加工、陶工、造船、酿酒、建筑术等手工艺，有了军队和弓矢、干戈、战车、

钩援攻城器械等武器，有了京邑、都城、宫室、宗庙和国家机构。从史诗中还可以看到，周族建立了与其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态。天命论、明德说、重民思想和尚贤观念，都是周族进入奴隶制社会之后产生的。这些思想观念，对推翻殷商王朝、建立和巩固统治全中国的西周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应当说，史诗所描述的周族的发展历程，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份可靠的材料。这是史诗的重要价值之一。

周族历史派生了周族史诗，而周族史诗又反映了周族历史。因此，史诗不但具有历史价值，也是中国诗歌百花园里的一株奇葩。周族史诗都是独立的作品，各自成篇，情节比较简单，没有形成完整的故事和宏伟的结构。这是周族史诗一个鲜明的特点。然而，这些独立成篇的叙事诗，明显地构成了同一系列的组诗，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史诗讴歌了周族的创业祖先和英雄人物。始祖后稷被写成半神半人的英雄；公刘和古公亶父既是族长和君主，又是为周族建立功勋的英雄人物；文王、武王是有“文治武功”的开国君王。史诗还创造了描绘英雄人物、叙述历史事件的技巧和方法。史诗各篇内容有别，在结构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以一人 的事迹结构成篇，有的以二人或三人的事迹联缀成篇。这些艺术上的特色，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

政治讽谕诗是《雅》诗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仅是有政治内容的艺术品，而且又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珍贵材料，所以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政治讽谕诗大多作于厉幽时期，即产生于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厉幽的残暴统治，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发生了国人驱逐厉王的大起义。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异常激烈。加之天灾不断，外患严重，“戎成不退，饥成不遂”，西周王朝终于在幽王时期彻底崩溃。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孕育和产生。政治讽谕诗的作者都是公卿大夫。他们由于亲眼看到了王朝的恶政滥刑，亲身经历了社会大动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和迫害，因而对社会现实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尽管他们在作品中表露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主观意图，但还是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注，并对本阶级当权者的昏愤贪暴进行了揭露和谴责，甚至进行了尖锐的讽刺。郑玄在《诗谱序》中说：“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毛诗序》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风》《雅》中的作品，只有内容上的不同，并无正变之分，“变风变雅”之说，纯属《诗序》作者的偏见。但《诗序》作者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政治讽谕诗是在西周衰败时期产生的，是乱世之音。

政治讽谕诗约占《雅》诗的八分之一。《大雅》里有《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旻》等篇，《小雅》里则有《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等篇。这些政治讽谕诗所揭露所

反映的多为西周末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现实。

一、指责统治者昏庸暴虐，重用小人，贬斥忠良。《桑柔》一诗写道：“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此忍心，是顾是復。”“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荡》诗里写道：“而秉义类，强御多怼。流言以对，寇攘式内。”“女炁然于中国，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厉王是个暴君，秉心邪僻，把聚怨当作有德。他贬抑贤良，不求贤，不用贤。相反地，却重用“忍心”为恶的小人，让“寇攘”之徒在朝廷用事。爱听顺耳的话，拒绝贤臣劝谏。诗人指责说：“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天之方虐，无然谗谑。老夫灌灌，小子蹇蹇。匪我言耄，尔用忧谗。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板》）这样，就造成了“善人载尸”的局面，贤臣不敢进谏。幽王是个昏君，宠爱褒姒，重用奸佞。《十月之交》一诗揭示出一个把持朝政的小人集团：“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为宰，仲允膳夫，棗子内史，蹶维趣马，圻维师氏，豔妻煽方处”。这群小人是在褒姒受宠，炙手可热的时候被重用的，可见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而其中为首的卿士皇父，看到西周大势已去，为了避祸远害而去营造私邑，并且强拆别人的墙屋，强迫别人为他服役，又大言不惭地说：“礼则然矣！”讽谕诗的作者指出：“四国无政”，都是因为“不用其良”的缘故。幽王昏愤，喜听谗言。诗人写道：“听言则答，谏言则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雨无正》）

“乱之初生，潜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伐”。（《巧言》）小人进谗，不外害贤。他们制造祸乱，在于使自己得到高位。《雨无正》里写道：“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瞻印》里指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贤臣惧祸逃亡，国家陷于崩溃。

二、责备统治者贪婪无厌，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桑柔》一诗指出：“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刘，瘼此下民。”“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作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为民不利，如云不克。”《荡》诗指出：“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惛德，女兴是力”。厉王贪利，他所重用的都是穷凶极恶的聚敛之人。在聚敛搜括之下，人民已经劳苦不堪。《板》诗写道：“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比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罔不畏明”。可见，在厉王周围是一批“诡随”、“寇虐”的不良之徒，正是他们助纣为虐，象强盗一样虐害人民。幽王及其重用的虢石父等人，也贪婪成性。讽谕诗的作者指出：“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鞠人忮忒，潜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由于幽王及小人象商人一样贪利，便造成了这样的恶果：一方面是“民今方殆”，“民之无辜，并其臣仆”。“民今之无禄，天天是桮”。另一方面则是“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谷”。“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职兄斯引”。在位的小人都成了暴发户。

三、谴责统治者颠倒事非，滥施刑网，迫害贤良，镇压民众。《桑柔》作者谴责厉王及小人：

“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

“民之回遘，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

作者对人民反抗暴君恶政的正义行为，虽然不能正确理解，但却公正地指出了：“人民起来反抗，是由于统治者为盗做寇以及用暴力镇压造成的。《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用荣夷公为卿士，施行“专利”政策，垄断山泽财源。国人不满，议论纷纷。厉王从卫国找来一个女巫监视国人，有议论的就杀死。国人被迫举行大起义，厉王逃到彘地（今山西省霍县境内）。讽谕诗作者也指责幽王倒行逆施，滥用酷刑，迫害贤良：

“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一铺。”（《雨无正》）

“无罪无辜，乱如此怵！昊天已威，予慎无辜。昊天泰怵，予慎无辜。”（《巧言》）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贼蠹疾，靡有夷居。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

“天之降网，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网，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瞻印》）

在是非颠倒、刑网遍布的环境里，人人自危，纷纷逃亡。《正月》一诗作了形象的比喻：“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

厚，不敢不踏”。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面对暴君恶政，诗人不禁喊出：“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厉幽时期，是西周王朝最黑暗的时期。

四、反映社会动乱，外患严重，人民遭受苦难，国家濒于灭亡。《桑柔》一诗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厉王时期的社会现实：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忧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覯瘡，孔棘我圉。”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蠹贼，穡稼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这里有天灾人祸，有内乱外患，人民大量死亡，作者也在逃难，整个社会乱成一团，国家岌岌可危。正如《荡》诗作者所指出的：“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厉王政权已经从根基上朽烂。再看幽王时期的社会状况：

“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天方荐瘥，丧乱弘多”。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月斯生，俾民不宁”。（《节南山》）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周宗既灭，靡所止戾”。（《雨无正》）

“昊天疾威，天笃降丧。瘠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蠹贼内讧，昏桮靡共。溃溃回遘，实靖夷我邦。

“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

“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裁我躬？

“今也日蹙国百里”。（《召旻》）

“戎成不退”。（《雨无正》）

这里写出王朝末日的情景。天灾饥馑，人祸丧乱，蠹贼内讧，戎人内侵，人民在死丧逃亡，国家到处都在溃烂。作者以池竭自频、泉竭自中为喻，深刻地揭示了幽王政权灭亡的原因。

五、劝谏统治者改恶从善。政治讽谕诗作者一方面谴责恶政，让统治者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又对统治者进行规劝，让周王和执政者拯救西周王朝。《民劳》诗是一篇典型的劝谏诗。全诗五章，每章内容基本相同。最后一章写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缁绋。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诗末两句，既表示大谏执政，又是对厉王的委婉劝谏。《板》诗首章即写出了作者的用意：“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接着对厉王及执政者提出种种劝告。《桑桑》诗写道：“为谋为毖，乱况

斯削。告尔忧恤，海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民有肃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维宝，代食为好”。最后说：“虽曰匪予，既作尔歌”。这是劝厉王慎重地谋划国事，忧恤人民疾苦，合理地任官授爵，还要重视农业生产。可见作者用心良苦。《节南山》是一首劝谏幽王及太师尹氏的诗。“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惓，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腴仕。”最后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讟。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作者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希望他们改恶从善。《瞻印》一诗最后写道：“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要求幽王拯救王室。

政治讽谕诗的作者都是中上层贵族，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宗族意识要求他们必须为本阶级和本宗族服务。他们必须依赖自己的宗族而生存，如果他们的宗族毁灭，那么他们也就随着毁灭掉。这表现了作者的狭隘性和政治讽谕诗的局限性。

六、政治讽谕诗充满了作者的忧患意识。他们面对天灾人祸、内乱外患的现实，无不忧心忡忡。最使他们感到忧患的是：“国步斯频”，“国既卒斩”，“邦国殄瘁”，“实靖夷我邦”。他们也深忧人民的疾苦：“民今方殆”，“民今之无禄”，“民亦劳止”，“民之方斃屎”，“下民卒瘁”，“民卒流亡”，“靡靡有黎，具祸以烬”。他们也忧患自己的处境：“我生不辰，逢天俾怒”；“倬彼昊天，宁不我矜”？“念我独兮”，“念我无禄”，“我位孔贬”，“溥斯害矣，职兄斯

弘，不裁我躬？”在一些政治讽谕诗里，这三者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例如《桑柔》一诗，作者在逃难途中亲眼看到西周社会的残破景象，不禁忧患人民遭受苦难和自己的不幸；亲眼看到社会动乱，人民丧亡，进而忧及“国步斯频”；由忧患自己生不逢时，家园残破，无处安身，进而忧及边疆的危急。从忧虑国家前途到同情民瘼，由忧虑自己到忧念边陲，作者把自己与国家、民众融合在一起了。毫无疑问，这种忧患意识是可贵的，表现了作者对于国家和民众的巨大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决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感情流露，而是一种和西周宗法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合为一体的有着深广社会性的情感。它与西周宗法社会结构相一致，成为一种极大的内聚力量，并且逐渐地凝聚积淀成为一种民族的习性和民族的精神。它一直贯穿和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影响了许多进步的诗人。在评价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光辉成就时，我们决不能忘记作为它们的源头的充满忧国忧民想思感情的政治讽谕诗。

政治讽谕诗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西周末期的社会现实。应当说，它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在艺术表现上，它的基本手法是叙事、说理、抒情三者有机的结合。在政治讽谕诗里，作者一方面揭露王朝的种种恶政，谴责统治者的昏愤贪暴，一方面陈说事理，规劝统治者改弦易辙，行先王之道。在叙事说理中，倾注了作者悲伤、怨怒、愤慨的感情，表露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作者态度严肃，言词恳切，爱憎分明，表现出了鲜明的倾向性。政治讽谕诗不但真实

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对暴君恶政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政治讽谕诗也大量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兴句均有喻意，而且与正文联系紧密、自然，浑然一体。比喻句不仅有明喻、暗喻、隐喻、借喻、而且出现了博喻。喻体形象，含义深刻。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政治讽谕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说理时，用对比手法辨别是非善恶，更具说服力。政治讽谕诗大多篇幅较长，如《桑柔》诗长达十六章，百十二句，可谓长篇巨制。在结构上也有鲜明特点，多数诗篇首章即是总纲，先立主脑，然后分章铺陈，夹叙夹议，曲尽其情，篇末收束严整。语言典雅，词汇丰富，警句叠出。句式齐整，也时有长句和排句，使讽谕诗摇曳生姿。

在中国诗歌史上，描写战争的诗篇实为少见。《诗经》里为数不多的战争诗，都在《二雅》里。在讨论《二雅》时，应当重视战争诗。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记载，西周的主要外患是玁狁戎狄。“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邠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周西伯昌伐畎夷。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名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厉王无道，戎狄寇掠”。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玁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啍啍推推，如霆如雷。’

显允方淑，征伐玃狁，荆蛮来威’。故称中兴。”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周之世武功最著者二：曰武王，曰宣王。”从西周对外战争情况看，《二雅》描写战争的诗歌，当作于宣王时期。

《二雅》描写战争的诗歌，《小雅》有《采薇》、《出车》、《六月》、《采芣》、《大雅》有《江汉》、《常武》根据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论断，《采薇》、《出车》、《六月》三诗所描述的北伐玃狁的战争，发生在宣王五年及以后不久一段时间；《采芣》、《江汉》、《常武》三诗所描述的南征荆蛮、徐国、淮夷的战争，发生在宣王十二年以后。北伐玃狁的战争是自卫性质，南征荆蛮、徐国、淮夷的战争带有平乱、示威性质。这两种战争，对当时西周政权巩固疆土，安定人民生活，维护华夏文化，都是起了作用的。

《出车》诗写的是周宣王命大将南仲征玃狁伐西戎的事。

“王事多难，维其棘矣”。诗一开始就写出军情紧急，将帅战士都怀着忧患的心情奔赴战场，他们不以从征为苦，而以卫国御侮为当务之急。在诗中，作者对扫平强敌的大将南仲作了热情歌颂。诗的卒章描写了胜利者的喜悦心情。“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玃狁于夷。”欧阳修在《诗本义》中说：“其卒章则述其归时，春日暄妍，草木荣茂而禽兽和鸣，于此之时，执讯获丑而归，岂不乐哉”！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全诗一城玃狁，一伐西戎，一归献俘，皆以南仲为束笔。不唯见功归将帅之美，而且有制局整严之妙。此作者匠心独运处，故能使繁者

理而散者齐也”。

《六月》是描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诗。“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诗的首章写出了出征的原因和目的。这也是一次保卫国土的战争。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敌人已侵入西周腹地。周军在尹吉甫的指挥下，把玁狁驱逐到太原，胜利还师。作者对战胜强敌的主帅尹吉甫作了热情的歌颂，赞美他能文能武，是万国的榜样。末章写尹吉甫接受朝廷赏赐后，因久行归来而宴请诸友，为胜利而畅饮。

《采薇》是一首战士之歌。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戍役还归之诗”。当作于战争胜利后还归途中。“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战士们清楚地知道，离开家乡和亲人，不得安居休息，都是因为玁狁入侵的缘故。所以，他们能够自觉地奔赴战场忍饥挨饿，到处防守，抗击来犯之敌。战斗是紧张激烈的。“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岂不日戒，玁狁孔棘”。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击退入侵的豳狁，取得了保卫国土的胜利。这首战士之歌，充分表现了战士们崇高的爱国感情，以及对抗敌御侮的责任感。诗的末章，描写了战士们在凯旋途中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原始》说：“言归途景物，并回忆来时风光，不禁黯然神伤。绝世文情，千古常新”。战士们回忆来时的春日风光，冒着归途的漫天飞雪，心底波澜起伏，不禁唱出：“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是啊，在那个时代，有哪个将帅能够理解战